辛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十五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刪訂

序

送董邵南序

韓　愈

邵南。壽州安豐人。不得志。去游河北。唐自天寶以後。藩鎮不稟朝廷命。皆自辟士。故董生欲往。

學史記斷語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于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

H. H. MU CHINESE LIBRARY

轉掉應燕趙多感慨意

語以明天子在上而勸之仕是言邵南不必往亦以諷諸鎮之不臣

有合也。董生豪傑也。燕趙之士。意氣投合。董生勉乎哉。一本作行乎哉。此言必有合

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之。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董生豪傑不遇時此言必有合 掉轉起句 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于古所云耶。又恐今日之燕趙。非昔日之燕趙。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燕趙尚有豪傑。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悲歌慷慨君之墓。望諸君。而觀于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一句二種令人眩目乎。此亦感慨悲歌之意。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結句瀟灑慷慨。

眞西山曰。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于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爲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挾之。其旨微矣。

茅鹿門曰文僅百餘字。而感慨古今。若與燕趙豪俊之士相爲叱咤嗚咽其間一涕一嘆。其味不窮。昌黎序文當屬第一篇。

郭明龍曰。妙在轉折。意在言外。

鍾伯敬曰。始言董生之往必有合。中言恐未必合。終諷河北諸鎮之歸順。及董生不必往。首尾不過二百字。而辭變化。意思包含無盡。妙手妙手。

非借其先世宣文作議論

以顏曾相形有然有不足於醉鄉意

送王含秀才序　韓愈

王績字無功隋末人大儒文中子王通之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含其子孫也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又讀阮籍陶潛詩（此下解非旨于味意二公皆好酒又與醉鄉親切）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托而逃焉者也（從醉鄉引得陶阮嗜酒者作證推上本旨一層占地位文益洵）若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

美其先世忠[illegible]恐其不遇[illegible]人

[illegible]言己所以[illegible]之之意

[illegible]人以不用[illegible]故入醉[illegible]與之飲[illegible]行無限

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櫱之托而昏冥之逃耶。破醉鄉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合王阮陶三人故添一徒字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指王舍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予之來見我也。此美無所挾。王舍吾猶將張之。張者張大誇耀之意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于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不脫醉鄉字

謝疊山曰。只從醉鄉記三字得意變化出一篇議論。下字影狀。此文公最巧處。斥

作論可以爲法。

林茂貞曰。味此序之意。必王含無一可稱述。姑就其祖醉鄉記上生出一篇議論。乃是無中生有。文字超偉奇絕。可珍可愛。

茅鹿門曰。轉掉如弄蛇。如興雲。總不遇之感。借酒上簸弄。

鍾伯敬曰。韓似馬。柳似班。讀此數作自見。

此潮陽之日情況

落落孤踪無與爲侶

送區生册序

韓愈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

又有畫意

漢書嚴助傳·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篁竹茁人·鳥言鴃舌之聲·

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所爲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載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

空谷之足音

韓公不妄許人區生必有意思者

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况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跫音空声也

茅鹿門曰。昌黎謫官時調。信悽惋慷慨。

汪玄杓曰。昌黎公處可涕可笑之地。而得區生有情有品之人。筆下洒洒出之。不

覺其失意也

如此起論自覺源深而流長此文家極占地位處句字之文不戰而屈矣

敘得波瀾

送王秀才序　韓愈

王生信悅孟子而文乃以孔子起是主張

吾嘗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

總只是譎世汎未眞許王生

冷語不盡

曾子。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于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繇。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不止。嗚

入題

承上說來

有分寸

又應前有起伏

呼其可量也哉。

唐荊川曰。此是立主意之文。而緊要全在好

舉孟子之所道者一句。

茅鹿門曰。通篇以孟子作王。是退之立自已

門戶。故其文有雄視一世氣槩。

之

然後二字是一篇精神

贈張童子序

韓　愈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府州之所升。而考試之加詳察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

前後許多收拾殆盡

又打照前面

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斑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

雖然一轉固是餘波然亦見文公典篤處

於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及鄭。自朝之聞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羣吏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

抑好　抑　有多少言語　進之以道

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與處也。故有以贈童子。

唐荊川曰。亦是科舉常事。而敘得何等頓挫。

孫月峰曰。立格命意。高古絕倫。

茅鹿門曰張本與昌黎同舉進士。而其贈文特呼爲童子。其以唐有童子科乎。言莊而嚴。其序事處錯雜而煞有條貫。

汪玄杓曰。前邊歷歷敘說與選之難。到後方見童子與選之易。論張在童子中。固

是英雋難得。但恐少年得志。易至于
驕。故畧加贊美。即轉口以勉勵之言
救之。獎進中却含裁抑。文公之玉成
後進如此。

借從事者荐詞作頌美

學左傳過眞左傳

送石洪處士序　　韓愈

石處士名洪、字濬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于洛、十年不仕、及是爲河陽參謀、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此是衣、不說出衣字、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看他說衣食二字、變化句法甚奇、人與之錢則辭、言其廉請與出游、未嘗以事免、言其達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龜卜也止與之語道理、五字句、

三箇若字有三意文法變化

又借從事者之言安頓石先生却好

辯古今事當否。六字句。論人高下。四字句。事後當成敗。五字句。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古善御者。爲之先後也。一句長。以二句合爲一句。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一句短。○如此說譬喻作句法文勢有頓挫有起伏便有波瀾。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

歷叙先生處與勸之仕不應句相反

酉視詞一段緊一段

說之辭。[此段文勢似緩慢，若逐句檢點，無一句懈怠軟弱。]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看他粧撰大夫從事，與賓主問答之言，極巧極活。]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往來。[以上叙石行]

[叙事句句有法。]晨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供張也，如今筵會鋪張設之類。][此美烏公]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此美石生]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若只下以道自任作一句，人皆能之。今添決去就三字，句法便奇。]又酌而祝曰。凡

相與有成

祝詞仍一段緊一段

前面許多委曲一句抱盡

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此觀烏公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十字句。無味於諂言。五字句。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此一章句法長短不齊。文有頓挫。好章法。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句健。先生起拜祝詞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此一句是左傳句法。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結有萬鈞筆力。遂各爲歌詩六韻。愈爲之序云。

樓迂齋曰。看前面大夫從事四轉反覆。又看後面四轉祝詞。無限曲折變態。愈轉愈佳。中間一聯用三句譬喻。意聯屬而語不重疊。後山作參寥序用此格。

鍾伯敬曰。通篇中只含相與有成四字。至末節方曰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一篇之意歸結在一句上。真是妙手。

汪玄為曰。此篇純是敘事體其議論都借他

人口中說出。氣格絶奇。

起如論之冐
承

譬中見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

言石生見能盡取無留良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愈

溫處士名造。字簡輿。大雅之五世孫。文宗朝終禮部尚書。

譬○喻○起○議○論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

入○題○落○得○妙

客

主

奇。句新

美溫生全在去後感慨中

自居守至禮于其廬文法四變

應首荀了却喻意

以烏公爲士之伯樂亦應

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遇其良輒取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美溫生在去後感慨）者。（見之）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此一段四節。四樣句法。頓挫起伏有波瀾。有峰巒。文法之妙。）（一轉千鈞力）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

節句意

推開一步地位高

以前以後等句收拾前意

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 抑揚意

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與 此段歸美烏公能爲國得士

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

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 數句設爲美

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 温生肩面

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

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

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四韻詩歌其事愈

因推其意而序之

虞伯生曰。前一段是譬喻格。伯樂譬烏公。冀北譬東都。馬譬處士。良馬譬溫石。凡四段。

林茂貞曰。此篇只說溫生既取。而東都之士遂空。溫生之賢昭然可見。文字有法度。有氣力。有光采。

孫月峰曰。妙在不實說溫生之賢。而溫生之賢。處處躍露。

上下相貫妙

送齊皥下第序　　韓愈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舍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爲君不勞。而爲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讐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

承接緊

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疎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矯而出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媿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嗚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爲有司者。不亦難乎。爲人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

詞足以發難言之情

一往連絡如貫珠

闡發妙

語氣咏嘆中一勵一褒

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已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過接）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亦便才）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於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

結有神力

突隺

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旣至矣而曰我未也不以闕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茅鹿門曰大晝已嫉時之論而入齊生纔數語只看他操縱如意處

汪玄杓曰何等造語

開口直截入理

大議論所謂進技乎道者

奇嶇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數句含單一篇奇）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庖丁善解牛者）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楚與宋戰。宜僚弄丸。八個子在空中。幾個在手。宋軍望于楚。免難。）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艸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客）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

嚌音劑　胾音恣

看他敘述神解處使旭見之亦當絕倒

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

（物字自山水貫到天地事物之變）

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

（一句括前面許多物）

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

（又進一步）

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

（奇思）

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

（影）

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頹墮委靡（奇而又奇）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轉絕奇）（不甚許他）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一轉收得史贊妙處）此轉閑如通其術則吾（妙）不能知矣（末段有關異端意）

林茂貞曰高閑上人無可說因他能書遂就張旭善書上說道理以歸於閑是無中生有也學者胸中有此意思天下無難題矣

茅鹿門曰其用意似莊子而其行文亦大類

莊子。又無一句蹈襲。是大議論。進技于道者。

孫月峰曰。文暢師喜文章。即從文章打出一番議論。高上人善書。却從書講出一番道理。此是公隨人接引。且有暗闢外道之意。

就留自家後路

二句承接有力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指文暢）指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不與之游乎。楊子雲（開闔）稱在門牆則麾之。（圓轉如走盤珠）（喻儒名者）在夷狄則進之。（喻墨名者）吾（說出主意）取以爲法焉。浮屠文暢喜文章。（文公取文暢。止以其人喜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謌其所志。貞元九十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爲之請。解其裝。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非志篤

一篇大旨排倒衆人

曲說挽入

只此五句天地萬物之理都括盡

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擧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似此言語文暢豈不動心）（句法）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承接處却無痕迹）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幽。人物之所以蕃。江可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爲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高段）（一直說下）民之初生

聖人有功佛氏無功可意會了

數語是文公見道處

冷語收轉

而前後照應在其中

固若禽獸夷狄然有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册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孰傳之耶（此句貼浮屠有奇思）此一段義理最精亦切近人情即是原道中議論無一語相似此韓文之所以爲奇特也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

所自者聖人之道也應上聖人者立以下意

總前種種作結尾變化劉向者也

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此一段尤切近人情。見得天地間若無聖人之道。則人之類滅久矣。與禽獸何異　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此二節是儒者之道。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于是乎言。見得文公所以與文暢者。只是取其能喜文章。非取其道。

打動得　緊　知破竹　見非真慕道

呂東萊曰。此首體格好。語意新。就他身上說

極好處。尤有不盡餘韻。

虞伯生曰。此篇極詆浮屠。特語意含蓄不露。讀者不覺耳。如孰為而孰傳之句。分明是貶浮屠。然止一句收斂。何等渾深。

林茂貞曰。此篇因其所明。通其所蔽。其法得於孟子所言皆聖人道理。董仲舒以後無人說到此。

唐荊川曰。開闔宛轉。真如走盤之珠。此天地

間有數文字。通篇一直說。而前後照應在其中。

茅鹿門曰。高在命意。故逈出諸家。而闔闢變化。頓挫起伏。不失尺寸。

以峻潔之調形峻潔之景

括前愈覺神情曠遠

送廖道士序

韓愈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五岳者。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東岳岱山。中岳泰山也。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神馬名。行甚疾。其最高而横絶南北者。嶺。郴之爲州在嶺之上。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測度之也。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委曲貌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

駛音史

蜿音宛　蟺音占

點綴出產瓘璩可愛

入正論

纔出廖道士文盡而意不盡

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又客影一層）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氏之學而不出耶。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耶。廖師善知人。若不在（不輕評）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中以問之。

唐荊川曰。在前後諸文中。雖同體格。而此尤獨奇。

茅鹿門曰。文體如貫珠。只此一篇。開永叔門戶。

汪玄杓曰。字字精銳。段段縈廻。故語不多而趣味無盡。

迎篇說司徒公巳奇

描畫處却用單順語所諷者廣

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李端公名益。時佐幽州劉濟幕。相國李公。名藩

元年。今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曰。其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迓勞之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帓首。鞾袴握刀。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帓。帕也。鞾。靴同。胡履也。弓韔服。維弓於服也。房。箭囊。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

命意大有關係而論時日更奇

事。其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坐必東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何等如意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將客作証不數數焉爲上言。放鬆元年之言始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大夫士莫不拜於門。其爲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萬歲。請以愈結得無滲漏

言爲使歸之獻

茅鹿門曰。命意高。結體奇。轉掣從天降。

鍾伯敬曰。叙前邂逅相見之光景。又叙前互相語答之詞氣。摹神肖景。亦趣亦莊。

汪玄杓曰。作文要於世道人心朝綱民俗有關係。方可言用世之文。苟辨諫而已。則足恥耳。

措意禮數肅如漢官威儀

將閫事形容嶺南之尊筆端如畫

送鄭尚書序　尚書名權　韓愈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鞾迎郊。及既至。大府帥先入據館。帥首屛。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與拜。不

曲

以上一段將不緊要事摹畫點綴如畫總只形容嶺南府之尊

糵蘖恐繁不得不除

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諮而後行。隸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洲島。颿風一日。踔數千里。漫瀾不見蹤跡。控御失所。依險阻。結黨讐。機毒矢以待。將吏撞搪呼號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掃蕩）也。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疎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艸薙而禽獮之。周禮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

諮同咨　颿音凡　馬疾貌　薙音替

三段叙嶺南之重任

賈人交通爲市懋遷有無之常

蠻夷若此必能任大者可往治

出鄭公而遷其歷任

日縆而芟之日至而耝之冬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州林邑扶南眞臘於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舶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鎭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

伏誦詞

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

畧畧點綴鄭公清德

贊鄭公不用多語

御史大夫。徃踐其任。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又帥滄景德棣。歷河南尹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貴而能貧。左氏語。權本傳云。用度豪侈。復與此異何耶。○按通鑑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李訓于王守澄求節鎮。得廣州。此語蓋譏之也。及是命。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

倒述

茅鹿門曰。予獨按昌黎序事。絕不類史遷。亦
不學史遷。自勒一家矣。

汪玄杓曰。公爲文無不自創一局。却又無不
超絕於人。亦非故好作異。蓋緣天資
學力俱得其極。下筆自與別人不同。

唐憲宗用李絳議以韓重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

喚轉妙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韓愈

六年冬。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才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効。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濕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

如此奇策猶以爲未足爲天子言更出良謨

朱金銀緋唐五品服

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羸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來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爲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界。極於中受降城。出入河山之際。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金銀緋。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五城

以上俱敘事以下方出議

其奇策良謨為利之會

東西中三受降及朔方振武三軍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虜幾所謂兵農兼事。務一而兩得者也。大臣方持其議。吾以為邊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死。蹛踵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向若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

未段贊其功烈

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施設也。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爲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爲詩以推大之。而屬余爲序。

王緱山曰。一氣呵成。如萬寶簇盤。光怪襍沓。而流轉羅絡。絕無散斷。此眞天下之奇。

茅鹿門曰。覽此文與歐陽公食貨志相參看。

始得肯綮。

賞

尊中國語得體

詔夷狄語得體

識見好

爲他應詔出使且張大其

伏爲後應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愈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旣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繇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

鶻音忽回丨北夷種

行色處何等精彩

借世俗態映襯殷員外慨然遠使生色凜然

末應前選學有經生匠手結構處

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只記此一段抱前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刺盧達反

茅鹿門曰。學班掾之文。其謹嚴處如程不識李光弼之治兵。

以二疏形少尹是以虛景歎弄也

一篇情景在托病上

送楊少尹序　　韓愈

楊少尹名巨源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以能詩名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於時公（將二疏以美巨源是引古起議論）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傍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見前漢書）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入題）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前後、照、應、而、）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

（、錯、綜、變、化、不可測）

又一掉有態度

雙紐更奇

餘波誚世

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爲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爲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其爲都少尹不絶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

照前

轉般

字

有閑鎖

不忘其鄉

古人臨文不忌

此下楊巨源異中世大夫

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爲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謝疊山曰。文有氣力有光燄。頓挫豪宕。讀之可以發人才思。

唐荊川曰。前後照應而錯綜變化不可言。此等文字。蘇曾王集內無之。

虞伯生曰。終篇將二疏事相形起議末矣巨源能歸其鄉。凡四段

林茂貞曰。巨源之去。未必可方二疏。退之自欲張大之。把來評論。又不可確言其有特爲疑詞。曰不知有無云云則巨源之矣不可掩。而已亦不失言。其斟酌如此。

孫月峯曰。借二疏形容全在空中歛弄故虛虛實實。究竟不可捉摸。

鍾伯敬曰。退之見楊少尹之去。彷彿似二疏。遂將二疏來形容出許多景象。說二疏所有或少尹所無後說少尹所有或二疏所無情詞曲折動人。末托慨世歸美少尹。尤有無盡之味。

起澹宕

欲說刺史之難爲先說刺史之

兩段只是一段

贈崔復州序

韓愈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辯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刺史之庭乎。此一段。非知田里小民之疾苦者不能言。○添之庭二字。句便不凡。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

連帥句一篇命脉

暗規於公

前二段只一句收拾意味澹然

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厲疫之不期。民之豐凶。懸于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復州。其連帥則于公。（接得好）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只一句收拾言作序之意）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結閑雅）

眞西山曰。觀察使賦斂寬緩。則爲刺史者見其難而不見其榮。觀察使賦斂寬緩

則爲刺史者見其榮而不見其難。以

此諷諫于公最切。

謝疊山曰。此序諷諫于公。與送許郢州序同意。此序尤含蓄。只民就窮而斂愈急。下民苦之。使于公聞之。皆勸于公寬賦斂以安州縣。以安百姓。

錢鶴灘曰。用意布勢搆句。俱屬巧匠。眞是恠恠奇奇。鞭風電而走龍蛇者耶。

袁中郎曰。贈崔公却又暗規于公。篇中榮以

欣之。難以勉之。含蓄簡盡。

送刺史粘着觀察使之事亦是借此而說彼

本欲規之故先譽之待獻納體

送許郢州序

韓愈

于頔乃一貪酷吏。其爲觀察也。賦歛於州縣甚急。刺史縣州宰俱屬難爲。故公前送崔復州序。亦用諷諫之辭。而此文更有權衡。有針灸。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

交淺而言深故紆曲如此

送刺史乃贈于公文之變體也

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欲識其惡。必先誦其善。誇于公之賢。正是學孟子道齊宣王易牛事、是心足以王矣一段。得進諫之道。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一句聯屬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一篇本旨異。爲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異之急察使者。恒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雖是以刺史觀察對說作句。下字皆有權度。一私於其民。一急於其賦。可見爲刺史賢。爲觀察使者不賢。繇是

作文須有此等地步方是作家

一篇命脉在此

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同之得）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惠獨厚見刺史之仁）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斂獨急見觀察使之不仁）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總：此序本意欲諷觀察使于頓賦斂甚急刺史不能堪乃借刺史與觀察對說辭意輕重不得較量而知若獨其說觀察則于公見之必怒矣此文章之妙）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言者。其

此轉便是許多意

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又進一步收拾前面許多意）非使君之賢。其孰能信之。（末又勸許公寛其屬縣其議論始公平辭意始完備）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規字扯于公在內

王陽明曰。送人作序而說觀察使。不止就事論事。而文有法度。意寓規箴。非苟作者。

袁中郎曰。贈許公却將于公來說。大奇大奇。

而刺史觀察使雖並說。意都責重在
觀察使上。看他下字俱有斟酌。
唐荊川曰。此文作二段。後總繳。

此段文字錯綜

上出善鳴最妙爲下議論張本

又入天一段方奇宕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
此句是一篇大旨似論冒——與物——看他調句
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
三句承一鳴字
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
說
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謳也有
到人聲之先安頓此句
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
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
却又說開
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
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
物

又字尤字正關鍵血脉首尾相應處

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

（此方說上人來　詩）（一變）（二變）（三變）（四變）（五變）（又宕）

含自鳴其不幸一句意

敓音奪同

凡有懷而欲吐者皆爲不得其平非必有所憤激也但屈原以憤激鳴

矣。六變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莊周楚人著書名莊子

楚。大國也。七變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八變楊朱。九變墨翟。管夷吾。晏嬰

老聃。李耳字伯陽著老子爲道家之宗申不害。以黃老刑名之學相韓昭侯著書二篇名申子韓非。韓諸公子與李斯俱師荀卿著刑名法律之學著書五十六篇名韓非子眘到。韓大夫善刑名撰書四十六卷田駢。齊人好談論時號談天口鄒衍。燕人論諸國推終始五德之說尸佼。魯人衛商鞅師之鞅死逃入蜀著書三十篇號尸子

孫武。齊人著兵法十三篇張儀。魏人散六國從連衡以事秦蘇秦之屬。蘇秦洛陽人說六國從親以擯秦○已上數人或功利或邪說或清淨寂滅或刑名慘刻或尚

眘音慎

一鳴字成文獨得梲軸前漢書敘蕭何追韓信亦用數十七字

說晉魏下一段如江河之有巨堤

將六人引起

兵書以啓殺伐之計或尚縱橫以行遊說之謀皆非吾道之正皆以其術鳴。秦
之興。李斯鳴之。專言威令十一變漢之時。司馬遷。有本紀世家列傳之
序石室金匱之書相如。有子虛上林大人長門宜春之賦楊雄。有甘泉河東長
楊校獵之作與太玄法言二書變最其善鳴者也。亦漢人之善鳴者也十二其下
魏晉氏。魏國晉國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
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
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雜亂而無章。將天醜
感慨波瀾又有地位
其德。莫之顧耶。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此一節歷
敘前代之不鳴者褒貶仰錯十三變將入題
唐之有天下。陳子昂。字伯玉唐與爲海內

數音促

從許多人物說來無非要顯出孟郊以詩善鳴

承接二意增一篇光采

文宗則天時爲麟臺正字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字元賓爲
太子校書早卒皆以其所能鳴或賦或詩或代工言各隨其所長以鳴者見前
數子是先達之人謂云此六句包括多其存而在下者自此以下始入孟郊
東野之鳴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方入主人三句盡收篇意不
懈二字斟酌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因孟
郊而帶三子是客善鳴二字方結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孟郊李翺張籍信乎
善於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承接妙含蓄亦感慨
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
耶此兩句斷盡前面聖賢君子之鳴當時必先有此兩句三子者之命則

以天字結前五天字便有力

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此二句占地步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懌然者結出不平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序因送孟東野作結歸東野本身上只兩句此文章之

謝疊山曰此篇凡六百三十餘字鳴字三十九讀者不覺其煩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峰疊巒如驚濤怒浪無一句怠慢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愛

李性學曰。此序以一鳴字發出許多議論。自

周禮梓人爲筍簴來。

樓迂齋曰。曲盡文字之妙。至鳴春鳴夏等語

尤入神。

唐荆川曰。錯綜立論。筆力不可測。其歷敘皐

禹等。明是自列於古人。與孟子卒章

同意

孫月峯曰。通篇將許多物。許多人。錯錯。綜綜。

奇奇怪怪。運用之妙。眞不可測。其安

頓四十箇嗚字。尤爲精巧。

茅鹿門曰。此文將牽合入天成。乃是筆力神巧。與毛穎同而雄邁過之。

起得奇崛便為隱士結胎

兩或曰字奇古是用檀弓法

形容得意之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

愿唐功臣西平忠武王晟之子。

太行之陽有盤谷。在孟州濟源縣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環繞兩山如盤盤焉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宅處幽僻而勢阻遠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此一節且說盤谷大體李愿所居則行之愿之言曰：托愿之辭人之稱大丈夫者，我此句是話柄貫到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

三段長短錯落

此見文公非以隱為高者

矣。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簡畧言語不敢瀆聽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看他形容許多得意之態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尤曲盡妬寵而負恃。彼得寵愛此嫉妬之而所寵者又自負其美爭妍而取憐。爭為妍美之妙以取主人之愛〇極模寫之妙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此一節說得志之人窮居而閒處。升高而望遠。坐

畯古俊字

便平聲

形容閒適態得個中趣

前說仕者隱者皆有著落隱求進不得者之所爲是無著落

收有萬鈞力

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看他形容閒居之日起居無時。惟適所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此一節說隱居遁之人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形容許多伺候依栖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只結一句有神力有含蘊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此其

趦趄音咨疐不敢進也囁嚅音

一歌尤洒落

人䚷上面兩樣人物孰賢孰不肖其等第何如業如不敢言也也看他形容正樣態度各是三樣人如身親爲之者此狀物之妙宛轉反覆三百字只一句結了自此以往方是退之自說〇此一節說汲汲求進之人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似往前而復轉後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

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昌黎亦樂此地

願從李愿于盤終吾生以徜徉。徜徉猶徘徊也

蘇東坡曰。歐陽公言兩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樓迂齋曰。此篇三節。一節形容得意人。一節形容閒居人。一節形容奔走伺候人

却結在人賢不肖何如也一句上。終篇全舉李愿說話。自說只數句。其實非李愿言。此别是一格。

鄒東郭曰。凡送隱者。必左仕者。此作盛稱隱者。不低了仕者。議論猶正。曲盡世故人情。命世文也。

唐荆州曰。此篇當看其造語形容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崔使君名敏）

柳宗元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灣然爲溪其上多楓栴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蕖騰波之魚韜涵太虛澹灔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矣（稱美使君）崔公既來其政宏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於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於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

栴音冇

勉勵處見茲之識不草草

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瞪目而倨。瞪丑視。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趑趄湘中。爲顛頷客耶。予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鍾伯敬曰。何必誚蘭亭諸序。

趑千資反　趄千餘反　顛頷即憔悴字

汪玄杓曰文瀟洒跌宕篇末猶有抑欝之思
云。

遒古

盖民之役句一篇大旨

此言吏於土者

此言傭于人者

送薛存義序

柳宗元

河東薛存義將行。起句緊切。柳子載肉於俎。崇酒於觴。追而送之江之滸。水涯也。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古者凡治人者謂之吏。非今之所謂吏也。若知其職乎。一篇筋骨。盖民之役。使也。非以役民而已也。文老意佳。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稅也。傭乎吏。猶言僱吏也。使司平於我也。使主治平於己。下得的當。今受其直。僱也。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喻取民之財。下得的當。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財貨什物

為吏者若思到幽勤惕厲自不能已

應前受若直意此句有關鎖

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必痛怒而黜退責罰之矣。譬得切。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者。何哉。勢不同也。貴賤之勢不相同者也。勢不同而理同。勢雖不同。理則相同。如吾民何。一篇骨力。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零陵永州縣名。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謂勤於政事。訟者平。賦者均。謂處事之善。老弱無懷詐暴憎。謂得民心。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應前關鎖。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書舜典。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於其往也。謂朝覲京師。故

賞以酒肉應起句意而重之以辭

謝叠山曰。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多。關鎖緊。謹嚴幽柔。理長而味永。

呂東萊曰。句少意多。極有反覆。

鍾伯敬曰。此篇文勢圓轉。如珠走盤。畧無滯礙。論吏者乃民之役非以役民。議論過人。中間以傭夫受直怠事爲譬。且云勢不同而理同。此識見最高。至於結句用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詞。亦與

發端數語相應

起便脫凡

以釣喻進取何等妥而切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柳宗元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偕計使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一千五百。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二百餘人。僕在京師。凡九年於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喙甚直。恃有美餌者。而觖望獲魚之暮。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

（肉眼笑英雄常事）

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視子而捧腹者。（捧腹謂笑也。）蓋不乏焉。辛生嘗南依蠻楚。專志於學。爲文無謬悠迂誕之談。鍜鍊剪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齊暎也。）接禮加等。常爲右客。且佐其策名之願。遂笈典墳。（負書箱也。）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羣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見而器異。爭爲鼓譽。由是爲聞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二北。躑躅不振。豈其直鈎而鈎。懷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

（叙志節文華之雄傑句句鍜鍊）

沉船破釜之言

未來慰勉激勵何等懇切

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千里求仁人被月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胷何然吾聞焚舟而克（秦孟明）手劍而盟者（公羊僖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子手劍而從之）皆敗北之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徃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左僖二十三年孟明曰三年將拜君賜）刷壓境之恥（公羊僖十三年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無乃果於是舉乎徃慎所履如志遄返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

茅鹿門曰首尾聯絡

鍾伯敬曰全是慰藉辛殆處詞婉曲而意深長

調常而不厭最是不易及處

三不朽寫得層纍

送徐無黨序

歐陽修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

一篇精神全在此然亦是化臭腐爲神奇

要從眼見叙來乃有味

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顔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

此却是生出新意若無此段意通篇還覺寥寂

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

一句振轉

可涕

收回自己身上自是有味

如水湧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茅鹿門曰。歐陽公極好爲文。晚年見得如此。吾輩生平好著文章以自娛。當爲深省

鍾伯敬曰。六一公身蹈此弊。故言之親切如此。

汪玄杓曰。三不朽最是常論。却發得如此濃

至。可見文字新陳無常。惟在人所運

突然從起處說來

一篇立論根

送田秀才序

歐陽修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荊人縮手歸峽。不敢西窺以争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金陵。功最多。於時語名將者稱田氏。田氏攻書史。官祿世于家。

蜀

南

總入田秀才
田以將門甘
以白衣求仕

伏締語引案

至今而不絕。及天下已定。將率無所用其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忼慨）也。文初辭業通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荊南西拜其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遊東山。窺緣蘿溪。坐磐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其地志云。此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泝江湍。入三

應有入蜀作
韻語黏

峽。險怪奇絕。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孫月峯曰。不深用意而自精妙。

茅鹿門曰。風韻跌宕。

鍾伯敬曰。蜀山川是正意。却自同田生遊山玩水說來。又以其祖曾與平兩國。遂用兩國發端。小題大做。做事順而意

則倒。搆法最巧。

看重交情便得序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曾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爲婺州三館秘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于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爲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

身去情留是錢公過人處

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叙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寖久以爲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諭莫不道去者之義視其歸仕于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爲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

推錢公無已之情

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覆而不能已。余故爲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王遵巖曰。治朝盛世文儒遭逢出入得意之氣象。藹然篇中。觀者不但可以想見其人。而又可以知其時也。

茅鹿門曰。文之典刑雍容雅頌。

此意本不甚高故不得不文之以此辭

造語甚工

送江任序

曾鞏

均之爲吏或中州之人用於荒邊側境山區海聚之間蠻夷異域之處或燕荆越蜀海外萬里之人用於中州以至四遐之鄉相易而往其山行水涉沙莽之馳往往風霜氷雪瘴霧之毒之所侵加蛇龍虺蜴虎豹之羣之所抵觸衝波急洑隤崖落石之所覆壓其進也莫不羸糧舉藥選舟易馬力兵曹伍而後動戒朝奔夜變更寒暑而後至至則宮廬器械被服飲食之具土風

虺音毀 蜴音亦

遠僻之地易有此况

勉其立法上意正大

氣候之宜。與夫人民謠俗。語言習尚之務。其變難遵。其情難得也。則多愁居惕處。歎息而思歸。及其久也。所習已安。所蔽已解。則歲月有期。引而去矣。故不得專一精思。修治具以宣布天子及下之仁。爲後世可守之法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士不必勤。舟車輿馬不必力。而以傅其都邑。坐其堂奧。道途所以升降之倦。凌冒之虞。無有接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耳目口鼻百體之所養。如不出乎其家。父

總上有力

勉之以政事

凡六親故舊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謡俗習。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遊覽。非其自得。則其鄉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皆已習熟。如此。故能專慮致勞。營職事以宣上恩。而備百姓之急。其施為先後。不待旁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機。已斷於胷中矣。豈類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次事哉。臨川江君。為洪之豐城。此兩縣者。牛羊之

稱道才能以收前意

牧相交。樹木菓蔬五穀之壟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飫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急之才。潔廉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書議論之適。賓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葢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大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於其行書以送之。

茅鹿門曰。古來未有此調。出子固所自爲機

軾。

唐荊川曰。此文作兩段。一段言異鄉之難爲治。一段言用於其土之易爲治。

勉二生以行道不當但求爲古文

送黎安二生序　　曾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攜其文數十萬言。安生攜其文亦數千言。辱以顧予。讀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反覆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余言以爲贈。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於心矣。迺將以言相求於

反正爲奇

子固何等氣岸

開兩段重在下

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爲迂濶。今求子之言。蓋將解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濶。孰有甚於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濶。孰有甚於余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爲笑於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歸。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謂余之迂爲善。則其患若此

丁寧斡旋

結法不走了

些何

謂爲不善。則有以合乎世。必違乎古。有以同乎（不迂則同俗同）俗。必離乎道矣。（指不迂言）生其無急於解里人之惑。則於是焉必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蘇君以爲何如也。

唐荊川曰。議論謹密。

茅鹿門曰。子固作文之旨。與其所自任處。並已槩見。可謂文之中矩度者也。

卷之十五終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十六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刪訂

序

鄆州溪堂詩序　韓　愈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太平軍。上卽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

固須簡重臣鎮之

得民心

盡職

獨一方寧宇焉公之善政

以難制之勢而治之裕如

之安公也復歸之鎭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竱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於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鎭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

竱音竭

識民情所以得民心

堂之建也下以體民心上

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憊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敎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

以彰君惠

咏嘆展轉

結力千鈞

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者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壥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

[illegible]情

韻語自有氣力

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狗熟饑無
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蠹
節根之螟羊狠狼貪以口覆城吹之喣之摩
手拊之箴之石之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
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寧守
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
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
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
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諏律施用不

差。人用不屈。谿有蕡苽。有龜有魚。公在中流。

右詩左書無我斁遺。此邦是麻

茅鹿門曰。此序是韓公本色。

汪玄杓曰。處虜巢之地若樂土。化强悍之性如順民。昌黎叙事贊美。傳馬君之神矣。

蕡與蘋苽音孤

改冉爲愚將溪配谷趣

有丘泉溝池與堂亭島俱愚溪可無言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絶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而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

齗音銀

翻案好

大小施俱不可果愚

點綴愚事

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漑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

轉折有味

排盪

結出

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淸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于溪石上。

茅鹿門曰。古來無此調。陡然創爲之。指次如

畫。○最爲遒緊。

鍾伯敬曰。當與愚溪對。合作一篇讀。

汪玄杓曰。從一愚谷。化出溪與丘泉溝池。及堂亭島類。無一非愚。子厚以八愚自寓。夫以一愚配八愚。可爲九愚。如歐陽之六一矣。

跌宕

亦匆匆之節湊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艸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抑於有司。困於

六經仁義及文章稍近腐此何必說反礙了文勢

實事証有味

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欝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

只許聖俞善詩

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擧薦也若使其幸

此意亦涉常然却不可少

用傷其窮老意應轉前作世不知勢固有態

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羇愁感嘆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以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

收拾歐公本意

余旣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幷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論詩之詳矣。故不復云。

茅鹿門曰。佳絕。

鍾伯敬曰。止窮而後工。一語見奇。前後映帶。便多丰采。

直吐胸臆感慨有精神亦以橫說故跌宕自肆

方說文章忽突出擯斥字然却又不說明亦只略點

蘇子美文集序

歐陽修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藁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婿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掩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擠之死者。

又掘一層

放濶一步議論

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掩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予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乎。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

方說文人難得忽証出子美實事遂入慨嘆固自磊落

何等憐才

至此乃細叙文章

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豈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

歸美子美身上

至此乃備舉履歷又說爲人又指出險人本意

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

總結于一嘆中

欲以子美爲恨。而繄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採。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到此又悲酸

茅鹿門曰。通無倫叙。只是意到筆隨。然法度未嘗不存。

鍾伯敬曰。予讀此文。往往流蕩。專以悲慨子美。爲世所擯死上立論。

陡然起甚醒眼筆力亦健

此等鋪叙亦是史漢法第遣調尚未奇峭

集古錄目序

歐陽修

物嘗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簣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

截句絶有力

平易遣文然亦自有法

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淪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

善立地步又善出脫自家

非達者不能先見自家一步

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軸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爲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

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余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余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余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唐荊川曰。是特生出議論。

鍾伯敬曰。歐公之好言如此。近覽王廷尉古書畫題跋。亦煞有歐公風致。然亦以有力而彊。故能如此耳。

自然之道自然之理自然之生此千古聖賢不易之論

删正黃庭經序

歐陽修

無僊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爲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

禹鑿山濬川
顔子心齋坐
何禹反壽而
顔反夭見命
禀於天

子蕭然卧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内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四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葢命有長短。禀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内者。於是息慮絶欲。錬精氣。勤吐納。專於内

上句道理已包括盡矣

絕論及無僊子

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閒。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旣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玩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

末又設無僊子口語以應起五句

看黃庭經不甚關係是本旨

疑得其眞於是喟然歎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詭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玩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畧爲註解庶幾不爲詭謬之説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鍾伯敬曰篇中以自然字稟于天字主意已定而貪生害生之論則一勉一戒錯

綜諄復。讀之津津有味。

秘演詩集序

歐陽修

> 何等胸次
> 借曼卿作坡是客主體入二人事渾然無迹
> 叙二人爲人處意態有餘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伏後隱于酒与極飲大歌一段案）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

亦儘活潑可喜

然字下宜再出秘演字乃明

閒語點得感慨

盛衰離合處可涕

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曼卿詩

到底不丢曼卿

一篇鎖尾

詞清絶。猶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胷次浩然。旣習于佛。無所用宕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結束○前案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嵂。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爲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鍾伯敬曰。兩僧集序。却俱奇偉磊落。盖自史記日者游俠等傳來。

汪玄杓曰。多慷慨嗚咽之旨。覽之如聞擊筑聲。盖秘演與曼卿遊。而歐陽公於曼卿識秘演。雖愛秘演。又狎之。以此篇中命意最曠而逸。得司馬子長之神髓矣。

三句一篇主意

大聖賢功德在人從來如此○申韓之說後人以資

六一居士集序

蘇軾

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間。豈不爲六一乎。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拒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亦誇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道行。而楊墨之道

起○妙

承○得○好

此下發明言大非誇

死、轉、發、難

經濟子瞻亦談經濟直以申韓爲陋者觀見荊公行之而敗也

復說文氣更足

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知大其功。孟子既沒。

以申韓形楊墨最巧

有申商韓非之學。申。申不害也。商。衛公孫商鞅也。相秦廢井田。變刑法。違

胆大眼高乃敢爲此語

道而趨利。殘民以厚生。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是以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編切洪水之害。益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爲空言。追思孟子。正作欲顯其功。

此段翻跌錯綜最妙

至此始見其言大非誇

二節言韓愈闢佛老之功足配孟子正呼起歐陽子

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盛言楊墨之禍。警策 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自上言有大而非誇至此一段言孟子闢楊墨之功足以配禹。轉妙 太史公曰。即司馬遷 蓋公言黃老。蓋公善黃老言曹參避正堂以舍之。賈誼鼂錯明申韓。此語見太史公本傳。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王戎問阮咸之子瞻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

主意在此一轉

貫串層叠三段漸漸着重歐陽子

須從此處感慨

王衍樂廣善清談。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士大夫皆尚浮誕。梁以佛亡。梁主捨身于同泰寺。羣臣以錢億萬奉贖還宮。後爲侯景所逼。惟談苦空。事佛之謹。舍施之多。無逾梁武者。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語有斟酌　自太史公曰。至此一段。言韓愈正佛老之功以配孟子。正叫起歐陽子。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含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悅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

亦斯文未喪之天

昌黎上接孔孟而歐陽子又功配昌黎則歐陽子之有係于斯文豈淺哉

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仁宗朝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敢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嘉祐末年。仁宗崩時。坡爲鳳翔判官。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二句應前天之將喪斯文意。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元祐間士始爲新學。王介甫之

方是歸結

又引援陸贄史遷李白俱是請客伴主以形其文行

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聖明。哲宗元祐初年。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坡意以王氏之學爲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三段始言其學。推本愈於孔孟來。繼言有功于嘉祐之上。終言純乎得其變王介甫之新學。意貫串。不見層疊。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公四子發乃次奕棐辯。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唐陸贄字敬輿。謚宣公。有奏議行世。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兩言字應篇首言字。正寔其有大非誇意。

歐陽子諱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王恆叔曰。東坡作潮州韓文公廟碑。作六一居士集序。皆精搆深思之文。東坡得二公之深。故其於二公之文。尤不肯苟作。

唐子西曰。凡爲文。上句重。下句輕。則或爲上句壓倒。晝錦堂記云。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下云。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兩句。莫能承

上句。六一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誇。此雖一句而體勢甚重。下乃云。達者信之。衆人疑焉。非此二句載上句不起。此爲文之法。

鍾伯敬曰。體大而思精。如以文章配天。以孔孟配禹。果然言大而非誇。

汪玄杓曰。長公乃歐公極得意門生。此序却亦不負歐公。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

起案便占地步以所頌十一人說歸四人四人說歸文正公叙事嚴整而有原委

意氣便有宿因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

埋根

范公生不能與之面晤而死後徒切神交亦大恨事則不得不注意序中矣

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此段却自其從幼知慕。而與其子弟相識等情。見所以爲序之由。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

駕馭

入意

四人傑而倘得俱從之遊豈不爲大快事乃獨不得挨范公而挨其子弟則如見范公焉

以文正公配淮陰侯諸葛武侯言其平生經畧素定

八歲知敬愛公（收上始總角數句。）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收上始見歐陽三句。）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收上恨予不識范文正公。）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嗚呼）

（公之功德一段。何等駕馭。一一收拾上段意思。以起議論。關鍵有力。○疇昔之願四字。包含上面許多意思。）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畧。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先提起數人。詞不煩而意足。）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

非偶得而勦取者見此集爲有用之書

范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從此而來

敘文正公之禮義忠孝根

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淮陰劉項孔明孫曹諸論不止數百言。今約以數語。眞妙絕古今。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主意在此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此篇推尊范文正公處。全在此萬言書上起意。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

于天性觀此數喩絶似范公人品

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卒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此段影一誠字在内似公自道其文

范公在當時。有軍中一范之謠。有小范老子之戒。故坡公以德見于怒稱之。

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楊升菴曰。前敘情中贊美。後述意。

胡致齋曰。范文正公百代殊絶人物。而東坡

序其文。只就公萬言書發。盖公終身事業。盡在是矣。

孫伯潭曰。序文正公集。言其生平事業。皆此書之發用。引淮陰諸葛事。隱然以二人擬文正矣。

鍾伯敬曰。天下信其誠誠字。是一篇主意。此看大人品。大文章。有歸着處。

何等謹嚴而雍容敦博之氣又宛然

劉向之失在此

戰國策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第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旣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

舉孔孟以証戰國之失經曰衆言淆亂折諸聖

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

與前相反

何等痛切

又叶轉起伏

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商鞅蘇秦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

善洗發

總及所以不沒其書之意

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絶之則此書之不泯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絶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

王遵巖曰。此序與新序相類。而此篇爲英爽

軼宕。

鍾伯敬曰。大旨與新序相近。有根本。有法度

梁書目錄序

曾　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正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旣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爲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詘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內

文情絡繹如轉連環

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麤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也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

誠能盡性何待充之使大

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成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敎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

此等文法漢唐未有可謂極精極古至南渡後祖述用之令人觀之已熟遂不覺其工

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旣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

序梁書以佛法立論可見其用意而在梁尤甚因梁之事二句乃斡入題目之法

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唐荊川曰。通篇俱說聖人之內。而所以攻佛者。不過數句。

王遵巖曰。原道文字。雄健傑特。亘古無論矣。然說佛之失處不能如是真稱吾道大旨。亦不能如此精也。

鍾伯敬曰。以內字論佛之旨。頗非是。蓋佛原非以吾儒之外。而彼自識其內也。彼只見自家本來原無一物。故欲了當本性耳。欲見本性。故將一切聲色臭

味香法。多爲丟去耳。而非以徇內故

也。

三代盛時氣象非子固不能實見得緣是子固識高劉向一層處

新序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巳。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巳明。其習巳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巳。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

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

此序本爲新序作苦無此一句幹入則不得謂之有法矣

轉下有神力

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興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

客

子固到此方不沒向所注書之大旨處

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葢向之序此書於今爲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愼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捄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王遵巖曰。南豐文字。於原本經訓處。多用伸舒劉向也。

禮閣新儀目錄序

曾　鞏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㕘相校讐。史館秘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矣。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

此序與梁書序相類而此爲疏通痛快

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足。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度數。其久而不能無弊者。勢固然也。故爲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

古者禮制之異原如此

禮制之不行則犯法衆而刑以之滋矣

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遭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爲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爲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一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爲節至患夫爲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爲法以

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爲耒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槨。豈其智不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槨者。不以葛溝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爲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爲之節而不能變

禮源如此

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

以上二者後世之所以失也

曾子固所言千古隻眼處

言有斟酌

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未嘗異也。後世不知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濶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一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陷於罪戾。則繁於爲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記。雖其事已

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王遵巖曰此類文皆一一有法無一字苟觀文者不可忽此

唐荊川曰此文一意翻作兩段說

鍾伯敬曰曾子周所論經術及典禮之大處往往非韓柳歐所及見者

先大夫集後序

曾鞏

公所爲書號僊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二卷。又自爲十卷藏于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旣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旣平

此處何等氣象才識

此一段從屢不合而出一何裏頭翻寫出來

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眞宗卽位。益以

鎖語

足所言益切意

發明所言大畧數句却道盡平生建白又修詞結意

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畧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眞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齬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内旣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頹弛。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

多屬渾雅

言先大夫之忠讜而歸之夫子此所以爲儒者老成之論也非淺學所及

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絀奸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葢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葢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

翻前案

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籍。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王遵巖曰。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而

氣不廹晦者。亦不多有。

茅鹿門曰。子固闡揚先世所不得志處。有大體。而文章措注處極渾融。歐陽與蘇亦當俯首者。

只此叙題尤可見作文家數

列女傳目錄序

曾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海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

須識得于固讀古書所考訂次第詳覈如此

文蓋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

放上聲

程朱之學

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内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

文王之躬化。故内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

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栢舟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王遵巖曰。宋人敘古人集。及古人所著書。往往有此家數。然多以考訂次第爲一篇之文而已。不能如先生更有一段大議論。以成其篇也。如後敘鮑容李白集。亦不免用其體。葢小集自不足以發大議論。又適當然耳。

茅鹿門曰。予固諸序並各自爲一段大議論。非諸家所及。而此篇尤深入。近程朱之旨矣。

暗伏後所惜

又暗伏後詩中所歌咏

靈谷詩序　王安石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磅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阯。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葢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

不輕與

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茅鹿門曰。覽之如遊峭壁邃谷。

不有博弈者乎

對壘之下便如身親

序棊　柳宗元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遊。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

二往轉折如黃沙九曲

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覗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

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覼其始與末。有似棊者。故序。

鍾伯敬曰。推究物理。精巧之文。

汪玄杓曰。澹宕可誦。

言字之之意
乃大綱領

章望之字序

歐陽修

挍書郎章君。嘗以其名望之。來請字。曰。願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也。

推廣上段之意

故紘綖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黼黻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

歸表民上應前可以表於民意以尊字代表字

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脩而尊者也。然而行不充於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天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國者。一國之望也。名烈著於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被於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於一鄉。古所謂鄉先生者。一鄉之望也。春秋

根本之論應首段此又進入一步

以山川提起望字

此始就人說人之望有四等

此下申言四望

第一望不指人

復說愈雅彩

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國之望

第二望精二人

也位於中而姦臣賊子不敢竊發於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安危如唐之裴丞相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其

第三望指二人

事已久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聖莫敢過之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表也傳曰其在賢者識其大者遠者章君儒其衣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其潔

然修乎其外。而煇然充乎其内。以發乎文辭。則又辯博放肆而無涯。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焉者也。是固能識夫遠大者矣。雖予何以勗焉。第因其志。廣其說。以塞請。慶曆三年六月日事。

鍾伯敬曰。典實。

汪玄杓曰。兩字上推開說。便如一莖草化丈六金身。

就琴發出許多道理與聖經賢傳相脗合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曾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驅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

以下求之于内

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盂有戒。在輿有和鸞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才萬物之理。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而齋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

說六藝至此卽易傳易簡成位意

此合上面內外意說

此繳上言難意

翻轉

德。至合於天地而後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内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强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却費力）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典夔典樂教冑子。曰直而溫。寬而（應前）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

大畧曾文轉折處多蹇滯由其才不飄逸故爾

言此以激發當時與上可謂易矣相應

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皆畧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才。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予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莫予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

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
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子之所慕於
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
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
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茅鹿門曰。叅之歐陽公所贈楊寘琴說序不
如遠甚。而其學問之旨。實是有得者。

鍾伯敬曰。說名理宗于經傳。史稱其文章本
六經。信矣。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十六